

#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郭洪茂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の简称）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沙俄手中攫取南满铁路以后，于1906年成立的“国策”会社，它是日本的殖民地经营中枢机构，掌握着东北的主要经济命脉（交通、钢铁、煤炭、矿山等）。九一八事变以前，它就一直参与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阴谋活动，事变中更与关东军紧密配合，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东北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过去，国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人们更多地注重日本关东军、军中央在侵华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满铁在事变中的大量侵略活动及其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拟对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探讨，以期对全面、深入地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史实，有所裨益。

## 一 侵略计划、舆论准备及谋略

自从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尤其是1927年6月“东方会议”之后，日本政府即加紧推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关东军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阴谋策划，企图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而作为殖民地经营“中枢机关”且拥有雄厚实力的满铁，亦参与和

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曾任满铁总裁和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所供称：“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sup>①</sup>

1928年6月，关东军企图趁炸死张作霖之机阴谋起事，结果未遂，却在日本朝野和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野党和国内舆论纷纷谴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并强烈要求公布“满洲某重大事件”的真相，甚至连元老西园寺在得知炸张与军人有关时，亦要求田中首相：为了日本的国际信誉要坚决实行严惩<sup>②</sup>。而陆军首脑部及以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为代表的强硬派，则欲盖弥彰，坚决反对公布事实真相。结果，炸张事件的主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仅受到了行政停职处分，并在处分文件中把此次事件的发生，解释为“只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sup>③</sup>。正是由于军部和政府对关东军阴谋肇事者的这种包庇和纵容，才使得此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各种侵略阴谋活动更加有恃无恐。通过这一事件，也使关东军的一些军官和热衷于大陆扩张政策的满铁社员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包括舆论在内的充分政治准备，不把整个国家推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光靠少数人制造的各种谋略活动，根本无法实现对中国大陆的武装占领。于是，一些满铁社员和“在满日本人”便纷纷行动起来，组成团体，开始为关东军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大肆鼓噪宣传，鸣锣开道。

1928年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易帜”。在此期间，1928年11月13日，积极煽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团体——满洲青年联盟成

① 松冈洋右：《兴亚の大业》，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WT7，LMT21，1941，第65～67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昭和38年2月，第320页。

③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327页。

立。该团体是以满铁社员为核心纠集起来的，由满铁理事小日山直登任理事长，在东北各地设有24个支部，盟员达5000余人<sup>①</sup>。他们大力制造侵华舆论，罗织中国“排日”罪状，配合关东军煽动武装侵略。据金井章次讲，满洲青年联盟成立初期的宗旨是要在中国东北“建立复合民族的国家”<sup>②</sup>。至1931年2月，他们进而在“满洲建国”的行动纲领下，开始了“新满蒙政策确立运动”，主张“民族协和、满蒙独立、日本在满机关的一元化”，并计划通过“发行《满蒙问题与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满洲各城市召集日本人大会”，甚至“向日本派遣游说队，以唤起日本的舆论”<sup>③</sup>。企图通过大造舆论来为关东军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制造舆论准备。

远因姑且不说，关东军具体策划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应该说始于1929年7月3日起为期10天的关东军“北满参谋旅行”。在这次旅行中，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提出，通过武装占领，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官方私有财产，实行以大将或中将为总督的军政统治。同年10月，他们又在辽西地区进行了一次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采取对抗演习的形式，除高级参谋板垣大佐和石原中佐外，有驻军第十六师团的横山贞槌、冈田菊三郎，关东军的菅野、佐久间两大尉以及满铁嘱托草场辰己中佐（后升为中将，任大陆铁道司令官）等，还有在中国军队里任职的森冈皋中佐和堀内一雄大尉等<sup>④</sup>。这次参谋旅行之后，实际上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策划已开始进入战术研究阶段。至1930年

① 《满洲青年联盟史》，满洲青年联盟史刊行委员会，昭和8年8月，第846页。

② 金井章次：《模拟议会与青年联盟的结成》，宫内勇：《满洲建国侧面史》，第33~38页。

③ 高须祐三编《满洲事变与满洲青年联盟》，昭和49年4月，第8页。

④ 榎本捨三著《全史·关东军》（1978），中译本《关东军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87页。

9月，委托佐久间搞的《占领地统治之研究》也已完成，并于12月由关东军刊印出来<sup>①</sup>。

1930年，在中国东北又成立了一个以满铁社员为主体的右翼团体——大雄峰会。其创始人笠木良明曾是行地社成员，所以大雄峰会一成立，便与大川周明为首的行地社等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呼应。大川周明是满铁“国策”会社的骨干成员，长期担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该局是日本重要的国策调查机关。1927年东亚经济调查局脱离满铁后，大川曾以该局为基础组成一个东亚会，狂热鼓吹侵略和战争。尤其是1930年9月由一批法西斯少壮军官组成的“樱会”成立后，许多樱会成员都成了大川的盟友，也因此，大川周明成了参与策划制造（以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为主谋的）“三月事件”的主要干将，他们企图通过发动政变建立以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军事独裁政府，以便加紧推行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

1931年上半年，军部炮制的军事侵略计划，开始步入紧锣密鼓的实施准备阶段。这时，满铁调查课课长佐田<sup>②</sup>弘治郎为关东军献计献策。1月24日，佐田在抚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做了题为“科学地看满蒙对策”的讲演。其中，他在讲到“达成目的的手段”时指出：“要想使满洲置于完全政治上独立的状态”，为达此目的须采取如下“准备行动”：“（1）绝对不许苏俄介入满洲，为此，首先要援助中国收复中东铁路取得成功，促进收复运动；（2）中国如收复中东铁路，当然就会引发针对我满铁的收复政策问题，这时必能产生可捕捉的机会，甚至也许会出现共产运动抬头揭竿起义，就越发会酿成大好时机；（3）满洲治安一乱，就会使在满国人武装崛起，满铁从业员也会备齐武装；

①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371、377页。

②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34页所标明的作者佐多弘治郎的“佐多”姓氏是错误的，应为“佐田”姓氏。即真实姓名应为佐田弘治郎。

(4) 满洲的形势一发生急剧变化，就会激起祖国日本的对华强硬舆论，以至造成举国一致的后援。”甚至暗示要通过纵容“破坏铁路”和“强窃盗”，有意造成“满蒙的治安大乱”，并主张“由确有坚定决心的军人充当满铁总裁”，“在满国人此时要一致协力配齐武装……以做好武装崛起的准备”。除此，还讲了“占领满洲后的对策准备”，以及形式上“在满洲恢复清朝”统治等等。<sup>①</sup>佐田满铁调查课长的献策讲演，提示的通过谋略手段制造侵略机会、煽动国内舆论、武装在满日本人、利用“满清”帝制等策谋，后来的事实证明均被关东军采纳。不仅如此，从大正末期开始，日本曾根据对俄作战计划需要，先后向中国东北派出9个调查班，进行军用地志及给水调查。为此，满铁调查课也在为“国策”服务上协助军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1年“三月事件”之后，军部和右翼团体用以制造侵略口实而极力渲染的所谓中国“排日事件”<sup>②</sup>，大部分是日本外交部门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所谓“满蒙悬案”。滨口内阁成立后，币原外相围绕铁路交涉问题展开新的对华外交攻势，特派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转任满铁理事兼交涉部长，与东北张学良进行和平谈判。外务省在开始交涉前已征得了军部的同意<sup>③</sup>。满铁在与中国奉天当局交涉过程中，将世界经济不景气引起的满铁经营赤字，归罪于中国修筑了“包围线”使满铁陷入“危机”<sup>④</sup>。尤其6、7月间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之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关东军加紧准备行使武力——8月初在四平集结

①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昭和40年7月，第134~137页。

② 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实志》，其中罗列所谓中国排日事件54起。

③ 1930年12月3日陆军省小矶（国昭）军务局长致外务省亚洲局长函。外务省档案胶卷，S484，S1，第343~345页。

④ 1931年满铁第一次出现经营赤字。实际上主要是港湾、矿业经营收益减少。

三个大队的兵力，要求武力调查中村事件；8月17日抢先发表所谓中村事件真相；紧接着便策划抓住这个“绝好机会”行使武力。在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下，满铁公然实行军事讹诈。8月1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突然跑到大连，就中日关系恶化问题向满铁寻风摸底，满铁趁机要求中方就铁路问题提出“全新提案”，这一讹诈没有奏效。但是，日方却反摸到了中方的底牌，因为汤尔和表露出，日本“如果强制实行〔武力解决〕，只有抱定不抵抗主义”<sup>①</sup>。

这时，关东军迫不及待要行使武力，并就如何采取行动早已有了较周密的计划。早在1930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视察“满洲”期间，曾在奉天与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甚至商谈了从日本国内向中国东北运送大口径炮等细节问题。1931年6月底，在筹划参谋旅行时，石原和板垣告知关东军部分人员9月下旬要在柳条沟（湖）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他们协助这一计划。同时预谋要在柳条湖炸毁铁路，并物色了行动部队和人选。7月，又将攻城重炮——24厘米榴弹炮偷运至东北，对准奉天附近的敌方目标（北大营）。<sup>②</sup>一切行动已大体准备就绪。于是，满洲青年联盟的“游说”干将们纷纷跑回国内，向内阁总理、军部首脑、财界要人、元老、重臣等关键人物，面陈关东军行使武力的决心，以争取他们的赞同、默许和支持。但这还不够，关东军一旦采取行动，必须要得到满铁倾举全力的支持和驻朝日军的越界支援。对此，满铁方面早有默契。6月末在东京召开的有朝铁、满铁、参谋本部有关人员出席的交通联络会议上，满铁代表十河信二理事强调，有必要制定非常时期

① 1931年8月17日木村理事致外务省亚洲局长电。外务省档案胶卷，UD2，第159~168页。

②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378~379、424~425页。

的交通运输计划，暗示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sup>①</sup>而且，通过与石原莞尔关系密切的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数次往返于大连、汉城之间）的有力工作，就派兵越界支援已取得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的慨然承诺<sup>②</sup>。此外，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在事变前夕，经常神秘地往返于军部、关东军、满铁、驻朝日军之间充当联络角色<sup>③</sup>，在为关东军取得满铁和驻朝日军的支援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为发动事变筹到了一批机密费。9月上旬，河本大作受参谋本部重藤千秋之托，为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花谷正送事变机密费5万日元，归途又受板垣之托先后到大连满铁本社和汉城的驻朝日军司令部传达关东军的支援要求<sup>④</sup>。重藤委托其外甥政商藤田勇筹集事变资金，先后筹集到2000日元和10万日元（其中，2000元由参谋本部的和知鹰二少佐转交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河本去奉天时带走3万元）。大川周明的党徒中岛信一，于9月中旬肩负着建川（美次）对板垣的联络任务，携带3万日元乘飞机飞往大连。紧接着，土肥原也携2万日元回到中国东北。<sup>⑤</sup>至此，关东军已最后完成了发动事变的准备。

## 二 满铁全力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关东军自行爆破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然后便诬称“中国军破坏铁路”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至翌晨5时50分全部占领了北大营。事变一

①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392页。

② 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本《理性》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

③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377-378页。

④ 1950年4月《河本大作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98-99页。

⑤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1）满洲事变前夜》，第408页。

爆发，满铁立刻下达了《非常动员令》，动员全满铁各部门迅速组织了几十个担当各种军事侵略任务的专门机构，担当参战、军事运输、向导、搜集情报、宣传、战地救护、医疗等任务<sup>①</sup>。当时满铁会社光直营部门社员就有近4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其实力非常雄厚。

在军事运输方面，至19日下午6时，距铁路爆炸不到20个小时，就有13列军车开至奉天。当日，不但驻辽阳的第二师团司令部、第十五旅团司令部和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先后迁至奉天，而且远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也被满铁编发的909次军用专列于上午9时50分运送至奉天。事实证明，事变爆发时，关东军、满铁、驻朝日军确是同一时刻采取一致行动的——在9月18日10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附近铁路并进攻北大营的同时，关东军的佐伯文郎中佐已进入大连的满铁铁道部长室，宣布成立关东军、满铁联合铁道线区司令部，由铁道作战监部立即组织大规模军运；而驻朝日军在19日拂晓前，不但已由各地抽调部队组成第三十九混成旅团，而且已全部分乘6个军用专列分别从平壤和龙山出发。<sup>②</sup>当时，若不是参谋本部发令阻挡了一下，第三十九旅团可能比关东军司令部还要早到达奉天。事变期间，满铁除使用自己的“社线”铁路外，还强行使用包括中国自建和中外合资的东北全部铁路进行空前大规模的紧急军事运输。据统计，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间，满铁共编发军用列车4056列次（其中军运列车3011列次，装甲列车1045列次），平均每天为关东军编发军列22列次。<sup>③</sup>

在人力支援方面，满铁除在“社线”配备足够的军运人员外，还向“社外线”派遣大量的军运人员。1931年满铁向“社

① 德富苏峰：《满洲建国读本》，满铁：《满洲事变と满铁》。

② 满铁：《满洲事变记录》第2卷。

③ 满铁：《满洲事变と满铁》，昭和9年12月，第79页。



外线”派遣军运员工为 144758 人次（实际派遣人数为 7672 人），1932 年达 328918 人次（实际派遣人数为 8803 人）<sup>①</sup>。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有 15884 名日本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动。其中，参加战斗行动 462 人，担当军队向导及翻译 101 人，担当军事运输 6681 人（社线内 3438 人、社线外 3243 人），派到军部 161 人，派往自治指导部 82 人，派往“新国家” 97 人，随军医疗班 271 人，担任警备 3502 人，担任报导宣传 15 人，负责与关东军联络及收集情报 153 人，协助军事行动 994 人<sup>②</sup>。在满铁近 4 万名员工中，有 22254 人（占满铁社员总数的 57%）因参与九一八事变而“立功”受奖，其中 99% 为日本人，余者为朝鲜人。按日本陆军有关规定，这些“立功”的满铁社员均按现役军人办理：其中，将官级 30 人，佐官级 220 人，尉官级 634 人，下士官 4594 人，士兵 16776 人。<sup>③</sup> 这还不包括无满铁社员资格的员工及满铁众多关系会社的员工。

在搜集情报方面，整个事变期间，22 个地方事务所和地方公所，以及鞍山制铁所、抚顺煤矿等部门，向关东军的警备队和宪兵队、日本领事馆、伪警察署等机关，提供了数万份军事、时局对策等方面的情报<sup>④</sup>。在事变经费方面，满铁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支出大量的经费。1931 年度支出事变费总金额为 430.26 万元（其中支付给军部 101 万元，支付情报费 5.94 万元）。1932 年度支出事变费总金额为 576.59 万元，并透支 1933 年度事变费 158.37 万元。此外，1931 年 11 月 4 日，陆军省以“陆满 151 号”电告关东军：为避免使用武力而谋取北满，决定由满铁支付给 300 万日元的北满经略谋略费。其详细用途由参谋

①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第 67-68 页。

② 《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533-534 页。

③ 《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534 页；另见满铁《社报》第 8664 号附录（获勋奖名单）。

④ 《满洲事变と满铁》，第 399-407 页。

本部另行电告。<sup>①</sup>可见，满铁这支不着军装的“军团”，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不仅以它雄厚的人财物力和齐备的水陆交通设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时常能起到关东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军事上，满铁附属地成为关东军发动武装侵略的兵站基地。事变前，关东军所属的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分别驻守在旅顺—长春间和奉天—安东间的南满铁路沿线，因而铁路附属地成了关东军的后方基地。满铁附属地是满铁在铁路沿线攫取大片土地建立起来的，类似于租界，在附属地内排斥中国主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扎宪警，扶植日本各种侵略势力。事变当时，在满铁1100公里的铁路沿线，铁路附属地总面积达到480平方公里。事变爆发后，驻朝日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的越境大力支援自不待言，而居住在满铁附属地内的20万日本侨民全部武装化的增援作用也不能低估。在满铁社员和日本侨民中，有大量的退役“在乡军人”，他们有严密的组织——“在乡军人联合会”，并在各地设有支部和分会。事变后，各在乡军人分会都组织了自警团、义勇团，后统一改称自警团，其人数以万计，统由设在关东军司令部内的联合支部指挥，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行动。全面武装起来的还有附属地内的各类日本学校学生，于9月19日接到命令“立即武装起来”，“援助军事行动”。其中因支援行动有力而受到关东军表彰的就有奉天中学校、奉天青年训练所、长春商业学校、抚顺中学校、抚顺工业实习所等。<sup>②</sup>满铁附属地也是关东军和日本浪人招降纳叛拼凑训练伪军的基地。如和平劲等人组建的号称“红袖头”的靖安游击队（后改称靖安军），以及张宗昌、李寿山、伊达顺之助等组织的伪军，一直充当关东军的有力帮凶。此外，满铁在附属地以外所设的各公所，都积极从事各种

<sup>①</sup>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43页。

<sup>②</sup> 满铁：《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第351～354页。

特务、情报和谋略活动，类似关东军派出的特务机关。最典型的是满铁郑家屯公所，其公所长菊竹实藏是个“蒙古通”，他勾结蒙匪头子巴布札布的儿子甘珠尔札布和正珠尔札布等人拼凑“内蒙独立军”，配合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进行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满铁还组织一支又一支从事特殊活动的“追进队”（特务队），随同关东军各部队行动。

在事变过程中，满铁包揽了关东军占领区的政治工作。1931年12月，根据占领区统治的需要，取代原关东军第三课新成立了统治部，翌年1月改为关东军特务部。统治部及之后的特务部，实质上是负责占领区军政统治的过渡机构，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满铁。满铁出身的驹井德三，事变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关东军政治经济最高顾问，并任统治部第一任部长，满铁地方部长武部治右卫门任次长，满铁的松木侠和五十岚保司分别担任行政课长和财政课长。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了伪满高级官吏，驹井甚至当上了关东军在伪满政府的“大总管”——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事变后，还有一个专门从事扩大占领和拼凑伪政权等阴谋活动的特殊机构自治指导部，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名义上是大汉奸于冲汉任部长，实权则完全控制在金井章次<sup>①</sup>、中西敏宪、笠木良明等满铁社员手中，成员多数是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骨干分子。自治指导部以“自治”的名义，向铁路沿线以外关东军鞭长莫及的广大地区渗透，向各县派遣日本人自治指导员，借以控制地方和拼凑地方伪政权。这些自治指导员在伪满建国后，都摇身一变而成了各县的参事官。

可见，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对只拥有万余人兵力的关东军<sup>②</sup>

① 继小日山直登之后任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历任满铁卫生课长、伪奉天省公署总务厅长、伪滨江省公署总务厅长、伪间岛省长等职。

② 关东军当时所拥有的兵力：第二师团，下辖第三旅团和第十五旅团，两个旅团共辖4个步兵联队 and 山炮、野炮各1个联队；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共计1万余人。

来说，面对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驻朝日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的及时越境支援固然是必不可少；但若无实力雄厚的满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全力支援，特别在水陆交通方面提供的快速有效的军事运输保障，关东军根本无法达成部队调动的高度机动性，也就无法实现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正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写给满铁总裁的感谢状中所强调：“大作战无铁道难以实行，机动作战愈来愈依存铁道放出光彩。关东军的神速行动，实际是以帝国实力为背景的满铁的俨然存在之所赐。”<sup>①</sup>

### 三 内田·本庄会谈与军政决策层态度的转变

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是九一八事变前的6月到任的。他参加过日俄战后的对华善后交涉，曾几度入阁任外相乃至代理首相，是日本政界颇具影响的外交元老。事变爆发后，在他的领导下，不仅满铁尽全力支持关东军，而且他本人在推行对华军事侵略政策上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事变当初，根据若槻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内田总裁及满铁理事会采取了“对军方不协助，对事变不参与”<sup>②</sup>的消极观望态度，并于9月20日派军人出身的伍堂卓雄理事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达了“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局面不再扩大”<sup>③</sup>的意旨。但两周后，内田总裁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大转变。

内田在接到指令回东京向币原外相“汇报满洲事变情况”前夕，于10月6日下午，偕同江口定条副总裁前往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与本庄司令官及其幕僚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

① 《满洲事变と满铁》，感谢状第1页。

② 山口重次：《消えた帝国·满洲》，第72页。

③ 1931年9月21日内田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第13106号密电。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UD2，第441-442页。

中，本庄中心围绕建立新政权，提出如下原则：“一、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满蒙统一于一个政权；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则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也要掌握军事、外交、交通的实权。”并且表示坚决反对同中国谈判和撤兵，拒绝国联或美国的干涉。同时他恳求内田：“此次事变的结局，从我国目前的大局来看，最终还须烦请阁下尽力，希望阁下能体察我之诚意，进京后与政府要员充分交换意见，竭力帮助为盼。”<sup>①</sup>内田对这次会谈表示满意，表态说：“须举国一致应对事变，既然事件已越过万里长城，就应作为与中国本土间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来妥善处理。”<sup>②</sup>当晚，经关东军参谋们的进一步说服，内田终于下了决心，甘愿充当关东军的代言人去说服日本的决策者。这一态度上的转变，使“处于孤军奋斗状态的关东军干部……因获得国家重臣满铁首脑内田伯爵的共鸣，简直高兴到了感激涕零的地步”<sup>③</sup>。

这次会谈对后来的事变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东军也实现了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1）使满铁趁机全面夺取利权；（2）借助内田满铁总裁的影响力取得国内军、政当局的全力支持。

10月9日，内田和江口带着本庄的重托前往东京。10月10日途经汉城时，拜访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交换了有关满洲事变的意见，结果在建立新政权及以之为对象解决满蒙问题上的意见达成完全一致”<sup>④</sup>。内田、江口到达东京后，与刚被任命为关东军政治经济最高顾问的驹井德三举行了密谈。之后，与国内军

①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10月5日），前揭《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01～204页。

② 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10月6日），前揭《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04页。

③ 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第131～132页。

④ 《宇垣一成日记》，1931年10月10日。

政要员进行了穿梭式的会谈达一个月之久，这实际是满洲青年联盟代表游说活动的继续<sup>①</sup>。10月13日，内田到京都会见了元老西园寺公爵，其军人代言人的姿态，使西园寺很失望。接着他又到东京对若槻首相和币原外相说：“元老也对我的主张有同感。”并会见了政府其他成员及枢密院的官员。其间，内田还对蒋介石特使张公权提出的“希望局部解决”的斡旋要求，借口为时已晚、毫无希望而加以拒绝。<sup>②</sup>很显然，内田决心要实现关东军的重托。由于内田等积极而有力的游说活动，很快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1931年9月下旬，关东军在迅速攻占奉天、长春、吉林之后，本想乘胜向北直取哈尔滨，却被参谋本部严令禁止：“未得中央部同意，绝不许向哈尔滨进军。”<sup>③</sup>于是，关东军只得转而向西即郑家屯方面进攻，并唆使伪军向北进犯。但进入11月中旬，面对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在关东军、中央军部、日本政府之间，就出兵齐齐哈尔突然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这时，不仅游说归来的满铁总裁支持日军进犯齐齐哈尔，就连被关东军视为绊脚石的驻奉天总领事也明确建议币原外相说：“出兵齐齐哈尔是重要的。”<sup>④</sup>同时，日本陆军中央自事变以来，首次对关东军给予了大量的军事增援<sup>⑤</sup>。至此，关东军再无后顾之忧，便肆无忌惮地不断发动进攻，先后攻占了齐齐哈尔（31.11.19）、锦州（32.1.3）和哈尔滨（32.2.5）等地。在进攻锦州之前，参谋本部又一次大规模为关东军增援部队。<sup>⑥</sup>

① 1931年9月26日满洲青年联盟致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函。满铁档案。

② 《满铁会报》第38号第2页，第73号第13页。

③ 1931年9月22日参谋总长致关东军司令官第36号电。

④ 1931年11月11日驻奉天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第1257号电。

⑤ 增派由第三、十二、二十师团抽调的3个飞行中队，还有第四混成旅团。

⑥ 增派第八混成旅团、原驻朝第二十师团司令部、原属第十九师团的第三十七混成旅团、第三师团的重型轰炸机中队。

关东军攻陷锦州后，日本侵略者立即将建立伪满政权提到议事日程，并加紧炮制伪满建国纲领和网罗拼凑伪官吏。本来关东军早就确定了以溥仪为首组织伪中央政权的方针，但作为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的决策，却是内田总裁赴东京（1931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之后才确定的。在内田、江口赴东京活动期间，满铁出身的关东军法制顾问松本侠先后炮制出了简繁有别的《东北自由国建设纲要》和《满蒙自由国设立大纲》，其目的是要促进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政见的统一。随着日本政府和中央军部对事变态度的转变，从而加快了筹建伪满政权的步伐。1931年12月13日随着犬养内阁的成立，新任陆相荒木贞夫批准制定了与关东军主张完全一致的《时局处理要纲案》。1932年1月6日（锦州沦陷第四天），板垣为筹建伪满洲国奔赴东京，与中央各部顺利协调，1月13日板垣带着经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共同商定的关于建立伪满洲国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回到奉天。尽管1931年12月10日国联就此次事变通过了一项决议——派遣调查团赴现地调查；但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软弱以及此前11月16日国联讨论事变问题时的“对日本的气氛明显缓和下来”，日本决定抢先成立伪满洲国，以既成事实来对待国联调查团。当时，筹建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和具体策划工作，大部分是由满铁人员承担的，同时，满铁也向伪满政府输送了大批官吏。1932年3月9日，内田和本庄一起出席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典礼。

伪满洲国政府，是靠刺刀和拼凑汉奸傀儡建立起来的，连日本军国主义本身也迟迟不敢承认。况且，伪满的统治“其权力并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而中国人民又在各地纷纷掀起如火如荼的反侵略抗日斗争，特别是马占山于1932年4月12日发出通电，毅然重新举起反满抗日大旗，以其亲身经历无情地揭露了伪满洲国的虚伪性和傀儡性，给予日伪当局以重大打击。“因此，很难认为满洲国已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

观条件”<sup>①</sup>。加之，日本又不顾后果地夺取了由欧美人控制的东北海关，以获得主要财源，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4月23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经日本和中国关内来东北进行现地调查，使日本政府陷入极端被动，在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更加犹豫不决。面对国联调查团，日本也很难找到冠冕堂皇而有说服力的理由。因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接待调查团时，采取了不说明情况、不讲道理的摊牌方式，强调：“除承认满洲国政府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批评满洲国政府是傀儡政府等等，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确的”<sup>②</sup>。由于内田采取与军部同调的强硬态度，使他在1932年6月27日再度入阁任外相。他主持日本外交后，推行所谓“焦土外交”，主张为承认“满洲国”，“即使把国家变成焦土”也在所不辞。1932年9月15日，日本抢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提交国联大会讨论之前，承认了“满洲国”，并于1933年退出国联。就这样，内田把币原外交的“不扩大”方针，引向了“举国一致”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焦土政策”。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满铁在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中，实际充当了关东军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和参谋情报部，在事变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吉林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① 满铁经调会第五部：《承认新国家问题》，打印稿。

② 1932年5日内田康哉呈交国联调查团之《我对满洲问题的有关见解》，见《内田满铁总裁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谈记录》。